

艺览纵横

半生风雅入湘来

——记黄惇书法篆刻艺术展

刘瀚潞



黄惇

五月的长沙,正是南风翩翩然的时候。万物已褪去早春的生涩,露出青春勃发的姿态。

阵阵暖风里,草木轻盈,人也变得身姿轻盈,走着走着,几欲跑跳,心情起舞。在这样的时节,难免勃发出些许诗情画意。

于是,随着风,走进一场水墨的风里——“风南来——黄惇书法篆刻艺术展”。

一场自南来的好风

黄惇是谁?

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导,中国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导。

借用展览现场一群青年学生的话——那是教科书上的人,是一到期末考试就要在脑海里“滚瓜烂熟”的人。

黄惇做了六十多年的老师,研究了六十多年的学问,桃李满天下,学术不离口,专业随身行。中国书协主席孙晓云说,黄惇的书法研究为当代的书法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《董其昌书法论注》《中国古代印论史》《中国书法史——元明卷》……展厅里的一处展柜里,紧紧密密地摆放展示着黄惇的著作,一些旧版书页已泛黄,一些再版书页还散发着墨香。可知这些论著一年年来为多少求学的学子解惑授业。

尽管其学术论著早在湖南流传,但对湖南来说,黄惇仍是稀客。

还是工作日,九点半的开幕式现场,慕名而来的人们把美仑美术馆的展厅挤得人声鼎沸。头发已染上霜色的黄惇,正在台前。他脊背微微弯曲,双手轻搭在讲台上,姿态从容,带着吴侬软语致辞。

黄惇自叙,此前对湖南并不算熟悉。因近几年受郴福初主席邀请参与中华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与传播工程、受陈松长教授邀请参加岳麓书院的学术活动,才多次来到湖南,与湖南的书法家、研究者们喝酒、聊天、谈学问,也有了心意相通的感觉。

开幕仪式上,黄惇的湖南书友们也纷纷助场,关键词,离不开风。

风大抵有几种意味。

黄惇曾说,小时候,每当家中飘来一阵好风,长辈们总会说:“风先生来了。”其实,说的是晚清扬州的大名士吉亮工。他是黄惇曾祖父的老师,诗书画样样精通,号“风先生”。吉亮工的文人风骨深深影响了黄惇。其后,黄惇自号“风斋”,给书斋取名“风来堂”。此次,黄惇以“风来”为展览冠名。既是对先辈的致敬,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而对于身处潇湘之地的湖南观众而言,此次展览也是一缕从江南吹来的笔墨之风。展览既有旧作,如自作诗《治印一得歌》等笔意古朴,尽显对传统帖学的深研;也有焕发新意的近期创作,如《苏轼·赤壁怀古》《舞鹤·怒猊》诗卷,笔画连绵处似有清风流转,尽显洒脱气韵。既有临摹经典的传承之作,如临《兰亭序》展现深厚功底;也有诗稿画作《相看两不厌》的创新表达,别具文人意趣。从学术手稿到艺术创作,一笔一画,有严谨的学风,有雅逸的书风。

展览开幕次日,湘江新区城市规划馆,黄惇开坛主讲《印从书出、印外求印与篆刻创作》,依旧座无虚席。黄惇信步登台,吴地口音温和而有力,从历史考据到创作心得,旁征博引间妙语频出。酣畅处,引得全场不由称赞。

又有印章作品《三千碗底大户》。何意?看题跋,

金农喜爱砚台,自称“百二砚田富翁”;齐白石痴迷印章,取号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。黄惇喜爱捡拾明清青花瓷片,以碗底押印的趣味来治印,由此戏称自己为“三千碗底大户”,效仿金齐作此印。

更有行书横幅《年夜饭菜谱》。卷上书有冷碟八样,金陵素什锦、扬州烫干丝、蜜汁藕片等。有热菜六种,红烧大黄鱼、扬州富春狮子头、老火腿、板栗烧鸡等。有酒水,鲜榨果汁、贵州茅台等。赏读到此处,眼前已是满桌珍馐,令人垂涎三尺。再读下文,“傍晚全家动手包饺子,今夜尚在戊戌,明晨已是己亥。老母高寿一百零三。兄嫂及子孙辈皆康健。除夕之夜,四世同堂,喜迎新春,长乐未央,幸甚至哉。”及此,其乐融融之景象在眼前浮现,不禁想起自己曾经历的欢聚时刻,阖家团聚的美好情愫,在心底悄然蔓延。整幅气息连贯,一气呵成,特别是书法中间的简笔火锅图,更增添趣味。

诸如临《颠倒兰亭序》、临《兰亭续帖》、临《兰亭序》同展展出,印章《石头城下刻石头》《且饮墨渧一升》等的韵味,待读者自去寻觅。

写风雅,也写生活的浪漫

“将历史上的优秀书法作品放在自己面前时,就像欣赏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一样,可以被它打动。”

这是黄惇对书法的形象比喻。

黄惇沉醉过“黄钟大吕”,为碑学着迷。碑学盛行的时代,少年黄惇和同辈人一样,以唐楷起步,写过柳公权、欧阳询。到了二十几岁,受风气影响,涉足魏碑、汉碑、秦篆等。1992年迁居南京艺术学院时,黄惇已收藏满满一抽屉珍稀的北魏后期碑学作品。

饱读书论、书史,黄惇寻其源头、察其流变,将自己放到历史长河中去,选帖、导师、择立场。如今,黄惇更主张帖学,痴迷“丝竹管弦”,追求洒脱、清朗、俊逸的风度韵味。黄惇认为,金石并非古代书法的常态,常态是用毛笔、讲究笔法的书写,而非刀刻和制作。他推崇“师笔不师刀”,致力于恢复帖学的雅逸传统。

在展厅观展,确能感受到一股文人书卷的清雅温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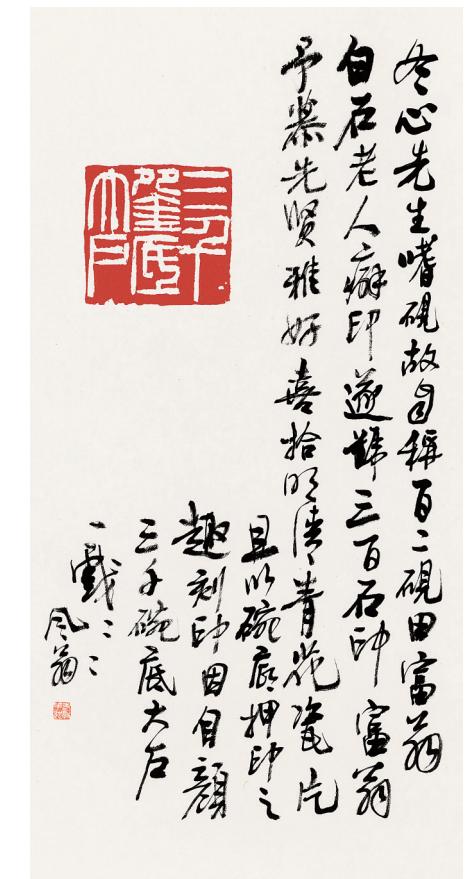
用评论家的话说,黄惇将帖学用笔的风流倜傥、八面出锋运用到了创作中,风樯阵马,“风”性十足。黄惇的作品,潇洒自如,气脉畅通,于萧散、清雅中又多了一些老辣纵横。

黄惇在墨中用水,提笔便是水墨画的风韵。作品《天籁》《观云》,笔画连绵婉转、自由奔放,线条灵动且富有变化。牵丝连带部分,似断还连,给人以灵动飘逸之感。运笔速度较快,留下的飞白增添了轻盈空灵的韵味,富有生命力。

更多的作品里,还能读到书法之外的文人逸趣。

展厅里的《无胆将军章》诗卷,源于黄惇与曹宝麟的情谊。曹宝麟胆囊切除术后作《病中吟》,虽卧病仍“吾志在著述,笔研恐尘埃”。黄惇受苏轼病中阅米芾赠四方印后“心悦病失精神补”典故启发,为曹宝麟刻一方印章,以表慰藉与敬意。因为切胆,便为“无胆将军”章。曹宝麟赋诗致谢“今受黄公封坛印,聊佩弦韦唯自微”,黄惇又回赠长诗,“刻成无胆将军章,祈兄威猛复往常”,一来一往显文人雅意。

又有印章作品《三千碗底大户》。何意?看题跋,



《三千碗底大户》 黄惇 印章 4.2cm x 4.2cm 1992



《观云》 黄惇 横幅 50cm x 68.5cm 2021

荧屏看点

最近,由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、湖南卫视、芒果TV、衡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电视纪录片《船山先生》,展现了天地大儒王船山其人、其学、其魂,这是文化和电视领域一次可贵的拓新,也是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精品力作。

王船山本名王夫之,晚年隐居在衡阳石船山附近的湘西草堂,逝世前写下绝笔散文《船山记》。文曰:“船山,山之岑有石如船,顽石也,而以之名。”船山以“顽石”象征自己,贞固人生,独立天地,独步古今。后世学人敬仰其人,广以船山称之。

王船山生于湖南,逝于湖南,是从湖南走向中国、走向世界的伟大思想家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流是儒学,儒学发展历经三座思想高峰,前古有孔子,中古有朱熹,近古有王船山。

船山其人、其学、其魂,不仅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宝地,更是中国历史思想文化的思想高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国运昌盛,船山学亦方兴未艾。遗憾的是,船山学虽得到上层和知识精英的重视,但局限在学界和书斋,社会大众对之知之甚少。《船山先生》的适时推出,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打造湖湘文化精品,无疑是一大盛举。此片,我有幸先睹为快,观后颇为震撼,也多有感触。谈几点看法。

全片立意在旷世大儒这个形象上。电视片开篇不凡,以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展开船山人生,立意高远。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,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三千年儒学传承生生不已。儒学传承是谓“道统”,帝位相继是谓“治统”。从先秦周公、孔子,到汉戴圣,到唐韩愈,再到北宋五子,儒学道统,一脉相承,船山集千古之智,终结理学,开新儒学。儒学发展到宋代,湖南成为“道南正脉”之地。周敦颐开山理学,张栻大倡湘学,王船山终结理学,归宗孔孟,开新儒学。全片立足于这个宏大的文化视野,展开人物叙事。其文化视域超越了一般电视片,为船山“出场”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根基。

形象鲜活是该片最突出的特征。它突破了学术圈子,让船山走出了书斋,让一个“抽象”的船山,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船山,这就是电视艺术创造的魅力所在。以往我们认识的船山,抽象地存在学术论文中或演绎在研究著述中,成了学界一种“高冷”的存在,船山与社会存在着巨大的隔阂,与大众存在一种遥远的距离。这次电视片打破隔阂,以

熊考核

艺术形象方式再现船山,让一个活生生的船山行走在你的面前,让一个有血有肉的船山在时代风云中展示卓绝奋斗的人生轨迹。从青年船山的读书报国,到中年船山血流救国,再到中晚年船山的文化兴国,一个大义船山和大儒船山的人物形象,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上,实现了较好的融合。

大义至上是船山人生和学术的主旨所在。全片回望,前三集写船山人生和著述,后一集写船山思想影响,全片展示船山读书报国、扶危救国和文化兴国的人生奋斗历程,突出了大义至上的民族爱国主义主旨,爱国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,也是儒学仁的基本价值的历史呈现。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承,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独树一帜。

王船山是中国文化正学开新的典型代表。其治学目的,是救世救心救中国。电视片开宗明义,阐明其治学目的。这是船山一生“大义”所在,也是全片的点睛之笔。船山以一生的磨难,一生的流血奋斗,一生的绝笔著述,坚守中国人的精神家园,捍卫文化。在船山心中,生长着二个中国,一个是王朝中国,一个是文化中国。在王朝更替的惨烈现实中,在捍卫历史兴衰和文明演进的历史规律中,船山体悟到一个真理:王朝中国是短暂的,文化中国是永恒的。坚守中国文化,为华夏复兴留下文化种子,成为船山的信仰。早在三百多年前,船山就以“埋心不死留春色”的方式发出了民族复兴、中华强盛的启蒙先声。



《船山先生》剧照。

艺苑杂谈

长剧“缩微”,经典何去何从

周慧虹

《还珠格格》短剧完成备案流程,《纵横四海》《精武门》《英雄本色》《倩女幽魂》等在内的百余部经典电影IP也被列入微短剧改编计划。经典IP短剧改编,会是内容新风口吗?

数据揭示着行业格局的巨变。截至2024年12月,微短剧用户规模高达6.62亿,半年增长率高达14.8%。相比之下,长视频营收日趋承压。爱奇艺财报显示,2024年其全年总营收为292.25亿元,同比下降8%。在生存压力下,“经典IP长改短”展现出强大的商业潜力。以《庆余年》为例,其短剧版《庆余年之帝王业》上线后,相关话题多次登顶微博热榜,印证了经典IP自带的流量效应。

但改编热潮背后,质疑声同样强烈。部分短剧虽打着“经典重塑”的旗号,却仅保留原作中高人气的角色与场景,用“穿越”“重构”等手段割裂精神内核;更有大量作品陷入“穿越+系综任务”的同质化套路,既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多元的审美需求,也可能重蹈

AI“魔改”视频的覆辙。这种快餐式创作,正在透支经典IP的文化价值。

事实上,经典IP短剧化若处理得当,将实现多方共赢。对制作方而言,这是在行业变局中开拓市场,重塑口碑的良机;对文化市场而言,能让尘封的经典以更轻量化、年轻化的形式回归大众视野,推动文化消费的高质量发展。关键在于,创作者能否平衡商业利益与艺术价值。

既然如此,作为短视频翻拍的相关制作方,需要有长远眼光,不能一味追求所谓的“爽感”元素,任由经典IP“长改短”走向流量至上的内容异化歧途。稳妥之举,是要秉持严谨的创作姿态,尽可能在保留原著精髓基础上,着力探寻适应当下新的叙事形式,让翻拍后的短视频真正做到短而精、短而新,使曾经的经典长剧由此重生,脱胎而成有口皆碑的新经典。

这场短剧化改编的浪潮,既是挑战,更是一次让经典文化破圈重生的契机。

在水彩里寻找精神家园

杨卫



《老洋房》 王国欣 水彩 55cm x 75cm

影视观察

王国欣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,我当年在益阳读书时,他教我们广告设计。因此,我比较了解王国欣水彩画的创作源头和语言出处。事实上,水彩作为一种绘画形式,自其诞生之后,便与广告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水彩是以水为稀释媒介,在纸张上作画,具有便捷、快干等特质,故而,被画家用来自描绘自然风景的同时,也常被他们用以记录民俗生活、绘制地形地图等。这就为后来水彩画进入广告设计领域埋下了伏笔,也就是说,水彩画的便捷、快干,以及罩染法、平面化等因素,正好吻合了广告画所需的工具材料与视觉特征。

王国欣在设计界久负盛名,早在20世纪80年代,在湖南读书工作期间,王国欣便参与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工作,获得过许多全国性的广告设计大奖。而王国欣的广告作品,其使用的创作媒介,大都是与水彩有关。我虽然不清楚王国欣是因为喜欢水彩才走上了设计之路,还是因为从事广告设计使他钟爱于水彩画,但我知道长期的水彩画训练,提升了王国欣的绘画水平与设计能力。故而,水彩画与广告画在王国欣身上,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,一直是两路并举、双向进发。

20世纪90年代以后,王国欣从湖南调回自己的老家上海,任同济大学教授。在教书育人之余,他笔耕不辍,在设计和绘画领域均收获了丰硕的成果。尤其是近年来,王国欣从同济大学退休后,更是

将水彩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,全身心地投入其中,孜孜不倦,矢志不渝,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精品之作。王国欣的水彩画,大都是以旧上海的街景和风物为题材,既有宁静的弄堂,也有古朴的院落,还有斑驳的建筑与陈旧的家具等等。总之,王国欣笔下的上海,刻意回避了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,而是热衷于捕捉旧上海的沧桑与遗韵。这当然跟王国欣的文化乡愁有关。作为一位当年的知青,王国欣是在湖南插队、读书、工作了数年之后,才重新回到上海。因此,他对上海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。也因此,王国欣用画笔来记录上海的变迁,留下岁月的痕迹,就成了他追忆往昔、确认自身的一种方式。这些在近期举办的“无象之象——王国欣水彩艺术展”中将能看见。

王国欣的这批水彩画,早期还是倾向于写实主义。这自然跟王国欣的艺术观念,即希望真实地记录旧上海的风貌有关,同时也是基于他长期从事水彩画的造型训练。但是,随着王国欣对水彩画探索的不断深入,其探索的兴趣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,即由原来的客观记录与真实还原,而转向了对水彩画语言自身的探索和试验。故而在王国欣的近期作品中,主观取代客观,从而出现了某种抽象形态。

事实上,艺术史的发展,从具象走向抽象,本身就包含了艺术家的思想独立与语言自觉。因为不再依赖于外部世界,所以,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情感,从而获得了某种超然物外的精神自由。王国欣正是以此为目标,驰骋于水彩画领域,不懈探索、不断突破的。他从宏观走向微观、从具象走向抽象,就是为了从客观世界与日常事物中解放出来,在丰富和拓展水彩画语言张力的同时,使自己能够栖身于其中,获得心灵的归属与精神的自由。

吴国欣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,我当年在益阳读书时,他教我们广告设计。因此,我比较了解王国欣水彩画的创作源头和语言出处。事实上,水彩作为一种绘画形式,自其诞生之后,便与广告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。由于水彩是以水为稀释媒介,在纸张上作画,具有便捷、快干等特质,故而,被画家用来自描绘自然风景的同时,也常被他们用以记录民俗生活、绘制地形地图等。这就为后来水彩画进入广告设计领域埋下了伏笔,也就是说,水彩画的便捷、快干,以及罩染法、平面化等因素,正好吻合了广告画所需的工具材料与视觉特征。

王国欣在设计界久负盛名,早在20世纪80年代,在湖南读书工作期间,王国欣便参与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工作,获得过许多全国性的广告设计大奖。而王国欣的广告作品,其使用的创作媒介,大都是与水彩有关。我虽然不清楚王国欣是因为喜欢水彩才走上了设计之路,还是因为从事广告设计使他钟爱于水彩画,但我知道长期的水彩画训练,提升了王国欣的绘画水平与设计能力。故而,水彩画与广告画在王国欣身上,成为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,一直是两路并举、双向进发。